



ODETTE
TOULEMONDE
ET AUTRES HISTOIRES

ERIC-EMMANUEL
SCHMITT

我们都是 奥黛特

(法) 埃里克-埃玛纽埃尔·施米特◎著
徐晓雁◎译

作家出版社

ODETTE
TOULEMONDE
ET AUTRES HISTOIRES

ERIC-EMMANUEL
SCHMITT

我们都是 奥黛特

(法)埃里克-埃玛纽埃尔·施米特◎著
徐晓雁◎译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2010-687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都是奥黛特 / (法) 施米特著; 徐晓雁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063-6151-4

I. ①我… II. ①施…②徐…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
—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28802号

Eric-Emmanuel Schmitt
Odette Toulemonde et autres histoires
© Editions Albin Michel S.A.-Paris 2006



策划: 猎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我们都是奥黛特

作者: (法) 埃里克-埃玛纽埃尔·施米特
译者: 徐晓雁
责任编辑: 王旸 翟婧婧 周茹
封面设计: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作家在线)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0×205
印张: 7
版次: 2011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6151-4
定价: 22.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婉达·温宁佩格	1
这是个美丽的雨天	25
偷偷潜入的女人	49
假画	79
没理由不幸福	103
赤脚公主	131
我们都是奥黛特	145
世界上最美丽的书	183
后记	203
译后记	205

婉达·温宁佩格

劳斯莱斯车内，一色真皮。真皮的，还有司机的制服和他的手套；真皮的，还有旅行箱和塞满手提箱的大包；真皮的，还有一只系带的凉鞋，预告一条纤细的腿将伸出车门外；真皮的，还有婉达·温宁佩格的猩红色套裙。

穿制服的服务生弯腰致意。

婉达·温宁佩格目不斜视地跨进大门，并不看随身行李是否跟上了。她怎么可能是别的样子呢？

酒店前台，服务生战战兢兢。看不到她墨镜背后的表情，他们只好说着常用的套话：

“欢迎，温宁佩格夫人，非常荣幸您下榻我们皇家埃默罗德大酒店。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为您提供满意的服务。”

她接受着这种毕恭毕敬的恭维和习惯性套话，没有回答。服务生只管说下去，仿佛她也参与了谈话似的。

“美容区从早上七点开放到晚上九点，健身区和游泳池

也是同样时间。”

她皱了皱眉头，领班有些慌张，赶紧补充说：

“当然，如果您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根据您的要求调整时间。”

酒店负责人喘着粗气匆匆赶来，站到她身后：

“温宁佩格夫人，非常荣幸您下榻我们皇家埃默罗德大酒店！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使您在这里住得满意。”

因为他的说辞和他的下属如出一辙，婉达·温宁佩格在他的员工面前并未掩饰她讥讽的神色，仿佛在说：“你们的老板也不怎么样啊，比你们好不到哪里去。”然后她转身伸手给他行吻手礼。酒店负责人没有看出她的讥讽，一点都没有，因为她是这样优雅地回答的：

“我希望确实不会失望：玛蒂尔德公主竭力向我推荐你们的酒店。”

酒店负责人本能地收拢脚跟，做了个像军人行礼又像探戈舞演员谢幕那样的动作。他缓过神来才明白接待婉达·温宁佩格，不但是接待世界上最有钱的富翁之一，同时也是接待一位在名流中周旋的女人。

“您肯定认识罗伦佐·卡纳里？”

她做了个手势，介绍她的情人，一个英俊的男人，留

着一头抹着发蜡的黑色长发。他点点头露出一丝笑容，恰到好处地扮演着女王丈夫似的角色。他明白自己身份比女王低一点，需要表现得比女王亲切些。

然后她转身朝套房走去，她很清楚人家会在她背后窃窃私语：

“我以为她还要高大些……多漂亮的女人啊！她比照片上要年轻，是不是？”

她一走进套房，就知道在这里会感觉不错，不过在听酒店负责人卖力介绍设施的时候，她还是不信任地撇撇嘴。尽管房间足够大，两间浴室都是大理石的，到处是鲜花，高质量的电视机及品牌家具……她还是不满意，觉得在露台上也该有一部电话，这是非常必要的，万一她需要在那里电话指示某笔交易的话。

“当然，夫人，您说得对，我们马上给您安装。”

她心里其实清楚她永远都不会去用，她用手机，她只是想在他走之前吓唬吓唬他，让他服务得更周到。皇家埃默罗德大酒店的负责人指天发誓赶紧解决问题，然后躬身关上门离开了。

终于可以独处了，婉达仰靠在沙发上，让罗伦佐和房间女服务员把衣服收拾到衣柜里。她知道她总是给人印象

深刻，她喜欢这样。由于她总有自己的看法，所以人家尊敬她；由于她一开口总是表达令人不快的评论，所以人家怕她。她每到一地引发的骚动，并不仅仅源于她的财富、她的名气和无可挑剔的美貌，还在于她坚持把自己包裹在一片传奇中。

那么，她究竟是怎么做到这一步的呢？据她自己说可以总结为两个原则：懂得结婚和懂得离婚。

婉达通过结婚，一步步攀登社会阶层。最后一次婚姻（十五年前）让她成为今天的她。和美国百万富翁唐纳德·温宁佩格的结婚，让她一下子出了名。全世界的杂志都刊登了他们结婚时的照片。然后她离婚时，照片上了杂志封面。这是最近几年花絮最多、媒体报道最多的一场离婚，这场离婚使她成为地球上最富有的女人之一。

从此，她的食利者生活过得得心应手：婉达·温宁佩格雇用最称职的理财高手打理她的财产，如果他们不称职了，她便会毫不手软地叫他们滚蛋。

罗伦佐进来了，用温存的声音问道：

“今天下午的安排是什么，婉达？”

“我们可以先跳到游泳池里游一会儿，然后我们在房间里休息，你看怎么样？”

罗伦佐把她们的话立刻解读成婉达的两道命令：陪她游两公里，然后做爱。

“行，这些计划我非常喜欢。”

婉达朝他亲切地笑笑：罗伦佐别无选择，但他很优雅，假装着愉快地接受支配。

回到浴室后，他矫健地扭扭胯，让她欣赏自己修长的身材、健硕的体魄。她带着一点淫荡的快乐想象着自己马上要使劲搓揉他男性的屁股。

这是男人身上我最喜欢的地方，知道为什么吗？

在她内心深处，婉达使用最简单的句子，那种通俗揭示了她的出身，幸亏这些句子只有她自己才能听见。

罗伦佐穿着麻质衬衫和紧包屁股的短裤，准备陪她到浴池。婉达从没有过如此完美的伴侣：他不看任何其他女人，他只和婉达的朋友们亲近，他和她吃一样的东西，和她同时起床，一直保持着好脾气。不管他是否真的喜欢一切，还是什么都不喜欢，他完成了他的角色。

他愿意做一切，无可挑剔；当然了，我也不差。

这时，她在想的并不是他的身体，而是他的行为方式：如果说罗伦佐把小白脸的角色做得很专业，婉达，她也懂得如何对待一个小白脸。如果是几年前，面对罗伦佐的殷

勤关切和无可指摘的态度，她可能会怀疑他是同性恋。今天对于罗伦佐到底是否喜欢男人，她并不太关心。只要在她需要时，他随时把她伺候好，这就够了。她也不想知道，他是否像很多人那样，躲在洗手间用针筒注射什么东西，能让他在她面前永远生机勃勃……

我们女人是多么善于伪装，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容忍他们也作弊一下？

婉达·温宁佩格已经到了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生命中幸福的时刻了。终于，玩世不恭变成了智慧，从精神的苛求中解放出来，享受生活本来的样子，享受男人们本来的样子，不再愤慨。

她看了看她的日程表，核实了度假中的一些安排，因为婉达最恨无所事事，她安排好一切：慈善晚会，参观豪宅，与朋友会面，滑水远足，按摩，酒店开业，夜总会剪彩，化装舞会，剩下机动的时间不多了，买东西和睡午觉的时间都取消了。她所有的随从（包括罗伦佐）人手一份日程表，以阻止那些讨厌的家伙试图在温宁佩格女士出席的宴会或聚会上抢占位置。

一切都放心了，她闭上眼睛。一种金合欢的香味开始打搅她，她有些不安，挺直身子担心地看看周围。一场虚

惊，她是在自己吓自己。这种花香让她想起童年有一部分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那时候她很穷，还不叫婉达。没人知道那些往事，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她完全杜撰了自己的身世，设法让人相信她出生在俄罗斯的敖德萨附近。她会讲的五种语言中带有口音（这让她沙哑的嗓音更迷人），让人更加相信这个传说。

她站起来，摇摇头，驱赶脑子里的那些念头。永别了，那些模糊的记忆！婉达掌控一切——她的身体，她的行为，她的生意，她的性生活，她的过去。她要过一段非常美妙的假期，再说了，她花钱就是为了这个。

一周很美妙地就过去了。

他们在“精美”的晚宴和“丰盛”的午餐中穿梭，还不忘那些“神圣”的晚会。等待这些腰缠万贯阔佬们的，都是些大同小异的谈话内容。婉达和罗伦佐聊起天来已经头头是道，就像他们已在这海滩度过了一个夏季似的。他们谈论特权夜总会的好处；谈论丁字裤的重新走红，“多么滑稽的想法，但如果穿的人有资本，是不是……”；谈论那个“精彩”的游戏，通过一个哑剧动作猜电影名字，“如果你看见尼克想让我们猜《乱世佳人》……”；谈论电动

汽车，“亲爱的，到沙滩上去开最合适了……”；谈论破产的阿里斯托特·巴豪布鲁斯，尤其是可怜的斯维汤森家私人飞机的失事，“单引擎，亲爱的，当我们坐得起喷气式飞机，你会去坐单引擎飞机吗？”

最后一天是坐法里内利的游艇，“……当然了，他是意大利凉鞋之王，那种细巧的，在脚踝上系两道带子的凉鞋，大家都认得他吧。”游艇载着婉达和罗伦佐在地中海平静的水面上游弋。

女人们很快就明白这次海上兜风的目的了：不管什么年纪，一律到前甲板上去裸露自己，展露自己完美的容貌、结实的乳房、修长的身材和光滑无皱的大腿。婉达用一种明显知道自己比别人高出一筹的神情，等着那节目。罗伦佐（无疑是个榜样）用情人般火辣辣的目光注视着她。很有意思，不是吗？婉达听到一些恭维的话，这让她心情不错，加上普罗旺斯桃红葡萄酒的几分酒意，她领着一群开心的百万富翁，坐 Zodiac 游艇来到沙林海滩。

一张桌子在草编屏风的凉荫下为他们支起，那里坐落着一家餐馆。

“你们要看看我的画吗，女士们先生们？我的工作室就在沙滩那头，等你们想去的时候，我带你们过去。”

当然没人搭理这个谦卑的声音，这声音是从一个凑近他们但又保持了适当距离的老头嘴里发出的。大伙继续笑着，大声说话，仿佛他根本就不存在。他自己也感觉人家没听见他说话，因为他又重新开始了：

“你们要看看我的画吗？女士们先生们。我的工作室就在沙滩那头，等你们想去的时候，我带你们过去。”

这次一阵静默的尴尬说明大家注意到了这个讨厌的人。吉多·法里内利不满地朝餐馆老板看了一眼，老板马上领会，过去拽住老头的胳膊边呵斥边往外拉。

谈话继续进行，谁也没注意到婉达，她，脸色发白。

她认出了他。

尽管岁月流逝，尽管外貌苍老，他现在多大年纪了？八十？在重新听到他的声音时，她颤抖了。

她立刻想摆脱这份回忆，她讨厌过去，尤其讨厌自己的过去，贫穷的过去。自从她来到这里之后，不断回忆起曾经常出入的沙林海滩，那片布满黑色岩石很久之前就被踩踏过无数回的沙滩，那个大家都已忘记的年代，那个她还不是婉达·温宁佩格的年代。尽管她不愿意，回忆还是不可遏止地涌上心头，让她吃惊的是，这份回忆却带给她温暖的幸福。

她转过身，悄悄注视远处的那个老头，餐馆老板给了他一杯茴香酒。他总是带着这种有点迷茫的神态，那表情就像一个孩子不明白这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的那种惊讶。

哦，那时他就不是很聪明，现在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但那时他是多么英俊潇洒啊！

她很惊讶自己居然脸红了。是的，她，婉达·温宁佩格，一个以美元计数的亿万富翁，她感到某种热乎乎的东西在刺灼她的喉咙和脸颊，就像她十五岁时那样……

她有些慌张，生怕邻座的人看出她的不安，但没有人注意到这些。在桃红酒的浇灌下，谈话愈发热烈。

她带着微笑，选择不加入他们的谈话，她没有动，在墨镜的保护下，陷入回忆中。

那时她十五岁。根据她公开的身世，这个年纪的她应该是在罗马尼亚的某个卷烟厂工作。奇怪的是，没人想过要核实一下这个细节，这个细节很罗曼蒂克地把她变成了某个走出贫穷的卡门。而实际上，她生活在离此地——福雷瑞斯¹不远的地方有几个月了。她被安置在一个收留问题

¹ 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小城市，离尼斯不远。

少年的机构里，那里大部分孩子是孤儿。她从来没见过自己的父亲，她母亲（生母）那时还活着。但医生更愿意把她和她女儿分开，好让她去戒毒。

婉达那时不叫婉达，叫马嘉丽，一个她讨厌的愚蠢名字，肯定是因为从来没有人带着爱意叫过这名字的缘故。那时她就想给自己取个不同的名字。那几年她叫的什么？温迪？对，温迪，就像电影《彼得·潘》中的女主角。一条通向婉达的路，已经……

她像拒绝她的名字一样拒绝她的家庭，这两样东西对她来说是一种错误。很小的时候，她就感觉自己投错了胎，人家肯定在产房里把她抱错了：她感觉自己生来就是为了走向财富和成功的，而人家却把她流放到国道边兔子笼子一样的家，交到一个贫穷、吸毒和冷漠的女人手里。那种因感觉命运不公而形成的愤怒构成了她的性格，她在以后的岁月里所经历的生活就是为了报复，为了纠正这种错误：为了她出生时遭遇的不公，人家得加倍补偿她。

婉达明白，她必须独自应对。虽然她还没有很确切地想象过她的未来，但她知道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文凭上，她在这方面的运气已经被那种混乱无序的学习葬送了。而且自从她因在商店里小偷小摸被送到教养所后，那里的老师

更多关心自己的权威而不是关心教学内容。那些专业人员必须先驯服学生然后才教授知识。婉达认识到：只有通过男人，她才能摆脱困境。她让男人感兴趣，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他们的感兴趣让她感到高兴。

只要一有机会，她就骑自行车从学校逃出来到海滩上。她开朗、好奇，渴望和人结识。她甚至让人家相信她和母亲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因为她很漂亮，人家信了她，把她当作是本地女孩子。

她渴望能和一个男人睡觉，就像其他同龄女孩渴望成功通过一次复杂的考试。用她的话来说，这是一张终结她苦难少年的文凭，让她可以走向真正的生活。只是她希望这次体验是和一个男人、一个真正的男人进行，而不是和她差不多年纪的小男生。那时候她已经野心勃勃，很怀疑一个十五岁的拖鼻涕小男孩能教给她什么东西。

她一丝不苟地研究了男性市场，后来她的一生都这样。那时候，在离此五公里的地方，一个人浮出了水面：塞萨里奥。

婉达已经收集过那些选他做过情人的女人的悄悄话。塞萨里奥不但有古铜色的皮肤、运动员的体魄和修长的身材，无可挑剔的身姿常在沙滩上晃来晃去（尤其当他穿短

裤时就更加诱人)，而且他喜欢女人，做爱时把她们搞得欲仙欲死。

“他什么都给你做，小姑娘，都做，就像你是个女王！他到处吻你，到处舔你，咬你的耳朵、你的屁股甚至你的脚趾头。他让你快活得浑身发抖，他能做好几个小时。他……听着，温迪，如此喜欢女人的男人，很简单，没别人，只有他。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不愿有所羁绊，这是个骨子里的单身汉，我们中没有任何人能把他拴住。不过你看，这也很好，这样我们都可以试试运气，甚至时不时地和他钻到床单下，即使我们已经结婚……哦，塞萨里奥……”

婉达观察塞萨里奥，仿佛她必须选择一所大学。

她喜欢他。不仅是因为其他女人吹捧过他，而他真的让她喜欢……他的皮肤光滑细腻，就像化开的焦糖……他金色泛绿的瞳孔，围着一圈珍珠般亮白的眼白……他淡黄的汗毛在逆光地闪着金色，如同身上笼罩了一层闪亮的光晕……他的身材修长匀称，尤其是他的臀部，浑圆、结实、多肉、撩人。从背后凝视塞萨里奥，婉达第一次意识到她被男人的屁股所吸引，就像男人被女人的胸脯吸引那样：一种从她双腿间勃发出来的吸引，让她浑身发热。当塞萨